



实质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黄群慧

改善旅游供给 满足需求升级

熊元斌 肖鹏 孙冬

前沿探索

编者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工业和制造业是主战场。要坚持加快传统产业改造优化升级,积极培育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及高技术产业,逐步形成工业强国建设的有效机制,加快实现工业增长新旧动力转换,再造工业发展的新生态系统。

“十三五”时期中国工业发展的关键是实质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步形成工业强国建设的有效机制,加快实现工业增长新旧动力转换,再造工业发展的新生态系统。

第一,2015年工业运行呈现出增速加快下行、结构明显分化的特征,这使得“十三五”时期实质性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加急迫和必要。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经济波动看,我国的工业增长大体可以划分4个波动周期,分别是1978年到1985年,1985到1992年,1992到2007年,2007年至今。其中1992年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增速,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高达21.2%,而2015年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为5.9%。2015年工业这个增速,无论是人口红利角度分析,还是从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来判断,都是与潜在增长率下降趋势相吻合的,也与从高速增长“旧常态”转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趋势相一致的。而且考虑到这个增速是在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基础上取得的,在“工业规模巨大,环境约束增强”的背景下,这个增速依然值得自豪。

从工业内部运行看,结构分化特征十分明显。一是门类结构上,2015年三大门类中的采矿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2.7%,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1.4%,而制造业规模以上增加值增长7.0%。其中制造业中的高技术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10.2%,比规模以上工业快4.1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11.8%,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二是行业结构上,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一些高技术及其相关行业和一些经济下行时的逆周期性行业(如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2015年保持了较高的增速,而一些资源开采、原材料产业下滑十分严重,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下降32.6%、14.8%,利润则分别下降高达74.5%、65%。三是在区域结构上,中、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都快于东部地区,重庆、贵州、天津和江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都较高,而辽宁等省工业增加值出现负增长。这种结构分化特征,无疑是一种工业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动力正在转换的表现。但是,这种转换的速度和力度还远远不够,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规模不够,在整个工业中所占比例还不高,在经济下行巨大压力下增速还不够快,另一方面,一些原材料产业产能过剩问题突

出,这“增少减多”的动力转换格局必然影响了整体工业的增速。

虽然2015年仅仅是减速,但在如此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下,各方面指标显示工业运行风险概率在提高。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3554亿元,比上年下降2.3%。伴随着利润下降,企业负债率开始高企。因此,加大创新力度,做大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改造传统产业,加速推进工业新旧动力转换,就成为我国工业发展的当务之急。而这正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有之义。随着人口红利快速消失、企业制造成本不断上升、资本边际回报逐步下降,我国工业增长的主要源泉必然是创新。创新活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工业创新能力提升需要整个工业生态系统的变革。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供给侧入手,从企业、产业和区域各层面推进,通过深化改革优化工业资源配置机制,提高供给要素质量,再造一个工业发展的新生态系统。这个新工业生态系统与原有的工业生态系统的区别是,具有更高的创新能力与全要素生产率,工业增长方式从劳动力和物质要素总量投入驱动主导转向了知识和技能等创新要素驱动主导,适应我国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需要。

第二,从企业层面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关键任务是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企业创新发展环境。

一是处置“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是不具有自生能力,主要依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资本市场融资或借债不断“输血”而勉强维持运营的企业。我国现阶段的“僵尸企业”大多分布在产能过剩的行业,这既包括处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产能绝对过剩行业,也包括存在于光伏、风电等产能相对过剩行业。“僵尸企业”占用大量经济资源却不产生经济效益,降低资源使用效率,影响经济发展活力。因此,加快处置“僵尸企业”、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成为我国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和近期经济政策的重要着力点。当前,处置“僵尸企业”,政府应在全面评估“僵尸企业”经营困难程度、成因和未来发展潜

力的基础上,抓住重点、分类化解、精准施策,协调推进,强调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决定“僵尸企业”的破产、重组还是存续以及存续企业转型、改革的方向。

二是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之本。当前,我国经济步入工业化后期并呈现出明显经济服务化趋势,2013年我国服务业占比超越工业成为第一大产业,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超过50%。再加之中国实体经济面临着发达国家的高端挤压和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的国际环境,实体经济面临着巨大的下行压力。保证实体经济这一根基稳步发展,成为“十三五”时期颇具挑战性的重大任务。因此,政府一方面要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要围绕降低实体经济人工成本、税费负担、财务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各个方面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出台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环境,鼓励和引导企业创新行为。

三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16年要在垄断行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经济战略性布局调整和完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等方面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为整个“十三五”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确保到2020年在国有企业改革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国有企业自身的发展,还在于营造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市场化环境。

第三,从产业层面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关键任务是化解产能过剩和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实现工业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一方面,对于步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工业,化解在工业化中期所积累庞大的工业产能,无疑是“十三五”时期的一个重大任务。到2016年2月,我国工业品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多月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此轮工业产能过剩化解任务的艰巨性。“十三五”时期如何综合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对过剩产能实现市场出清,是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尤其是要做好对于钢铁、煤炭、电解铝、建材等行业过剩产能退出工作。另一方面,要积极实施《中国制造2025》,推进“互联网+中国制造”,加快培育工业增长新动能。2015年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其意义不仅仅在于中国制造业有了到2050年的发展蓝

图,更在于描绘了中国未来整体经济增长“新发动机”,这是中国经济在发展方向和战略布局一个重大突破。

无论是化解过剩产能,还是积极推进《中国制造2025》与“互联网+”战略,都要注意把握使用财政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力度”和“协同度”。一是要坚决避免以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为借口,进一步强化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从而影响良好技术创新生态的建设;二是要注意政府政策的协同性;三是注意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推进产业政策从政府选择、特惠措施为主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取向,转向普惠性、促进公平竞争和科技进步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取向。

第四,从区域层面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三五”关键任务是通过实施新区域发展战略优化区域工业资源配置,拓展工业发展空间。

“十三五”期间,我国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新区发展战略,一方面,这些战略的实施有赖于工业供给要素的跨区域有效流动,另一方面这些区域战略实施也极大地拓展了工业增长的空间。“一带一路”战略可以促进我国工业产能合作,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推动自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工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不仅可以创造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工业投资需求,同时更好地满足不同旅游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不搞重复建设,不搞同质化生产,消除局部产能过剩,解决供给短板问题,推动旅游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同时还要培育新的供给亮点,提高游客旅游的兴奋点,形成品类丰富、组合优良的旅游产品要素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意在于创新驱动,而企业家角色的核心内涵正是创新。实质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论是从企业层面处置“僵尸企业”、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是从产业层面化解产能过剩和实施《中国制造2025》,以及从区域层面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新区发展战略,都要高度重视发挥企业家的核心作用,调动企业家创新积极性。

学术经纬

降低企业成本 提高供给能力

张杰

近年来,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所依赖的主要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以及制造业部门的出口竞争优势,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其中,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来源于税费、人工、土地、融资、能源、物流和汇率等方面的生产成本高企,使得我国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为主的“出口导向型”和“投资拉动型”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维系。面对这样的形势,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降成本”作为今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任务之一,提出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并就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等六方面作出部署。这既是对未来一个时期构建我国经济发展新体制的重要部署,也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企业供给能力的重要举措,对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供给能力是供给侧改革的应有之义。近年来,党和政府在降低企业成本上下了很大功夫,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由于种种原因,实体经济企业成本高的问题仍十分突出。当前,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所面临的“高成本”集

中体现在,垄断形成的较高资源型产品或原材料价格、税费形成的较高的财税成本、金融市场问题形成的较高的财务成本以及社会保险体系引发的企业较高的人力资源成本等。有专家指出,高成本导致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被削弱,成为供给侧的硬伤。中央部署降低企业成本行动,不仅是推动经济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更是帮助企业摆脱当前困境、保持竞争优势的需要,乃振兴实体经济的关键之举。

值得关注的是,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已经在行动。今年1月1日起,全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均每千瓦时降低约3分钱,降价金额重点用于同幅度降低一般工商业销售电价、支持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改造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这将为相关用电企业减负200多亿元,对于减轻中小微企业负担尤其明显。此外,在降低物流成本上,一些地方政府通过回购将部分高速公路免费提上了日程。但仅有这些还远远不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要用“组合拳”,打出实招,真正为企业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其一,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些年来,各地区各部门不断推进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行

政审批事项,每年可减轻企业负担近十亿元,但是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仍制约着市场活力。可以说,简政放权仍存在较大的空间。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要充分激发企业活力,更应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降低审批成本,尤其是一些“含金量”比较高的审批事项,须进一步规范中介服务,以改革降低各种不合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为企业营造更宽松的市场环境。

其二,推进税收改革,切实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税费的目的实质是从社会经济中拿出一部分资源来用于维护社会经济运行,其目的是要让社会经济运行更加顺畅。但是现在看来,这些收费有些是不合理的,既未提高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还给企业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

短期来看,可采取的积极措施包括:一是通过税收制度改革实现减税,尽快将“营改增”推广和落实到建筑业、房地产、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等领域;二是推进税制结构改革和税率优化;三是出台更多针对特定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精准降税措施,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减税力度。特别是要针对“三农”以及小微企业,进一步扩大税收优惠政策面。落实小微企业、高

新技术企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四是针对某些地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的动力不足问题等,要加大督察清理力度以及合理的制度设计。总之,要通过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实现放水养鱼,实现社会经济运行效率的提高。

其三,推进能源价格形成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降低企业能源成本负担。在这一过程中,要落实当前制定的能源价格机制改革方案,进一步理顺能源产品价格关系,使得我国汽油、电力等能源价格切实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加快在趸售电价、存留电量价格、天然气直供、天然气经营企业成本监审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步伐,促进企业能源成本的降低。

其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降低企业的财务成本。融资难、融资贵是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面临的重大障碍。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相关部门采取切实举措,既要规范虚拟经济,减少融资的中间环节,建立完善竞争的金融竞争市场,还要健全股票、债券等多层次资本市场,丰富直接融资工具,以此降低企业财务成本,使实体经济得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供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对于旅游业而言,同样适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找准旅游业供给侧改革的落脚点,切实推进旅游业发展。

(一)

近些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供需不匹配、供需结构失衡等供给侧结构问题。旅游业必须推进供给侧改革,而改革的实质是如何让供给变得有效,从而创新、创造、引领、满足、维护、保障日益增长、多样化、多层次的旅游消费需求。具体地说,就是如何促进旅游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高旅游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创造“令人心动的旅游产品”“让人欣喜的旅游服务”“让人心想的旅游品牌”“让人心安的旅游环境”,提高有效供给,提升游客满意度。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主要课题。

推进旅游业供给侧改革,需在如下重点领域展开:一是产品领域。产品是供给侧的核心,也是旅游业发展的载体。旅游业供给侧的改革就是要提供游客需要并且满意的供给物。要开发丰富多彩旅游产品,拓展产品线长度、宽度、深度、关联度,创造品类众多、选择性强的有效产品组合,从总体上满足旅游者的不同需求。在适度开发观光旅游产品的基础上,大力开发休闲度假产品,大力开发专项、特色旅游产品。如乡村休闲度假、山地避暑度假、温泉养生度假、生态旅游等产品。要根据旅游消费者的需求特点和旅游市场发展趋势,创新开发一些富有特色、创意,且深受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

二是要素领域。旅游要素包括“吃、住、行、游、购、娱”等“老六要素”,也包括“商、学、养、闲、奇、情”等“新六要素”。它们是旅游消费的全要素,也是旅游供给侧的全要素,实际上就是完整的旅游产品体系或产品供应链。旅游全要素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关键是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使供需匹配、对接、平衡、协调,能更好地满足不同旅游消费群体的不同需求。不搞重复建设,不搞同质化生产,消除局部产能过剩,解决供给短板问题,推动旅游供需在更高水平上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同时还要培育新的供给亮点,提高游客旅游的兴奋点,形成品类丰富、组合优良的旅游产品要素链。

三是产业领域。旅游产业的综合性决定其供给侧改革更需要行业联动、产业融合。旅游行业的主体是旅游企业,作为旅游产品的供给者,其改革的核心是培育独立的、多元化的市场主体。要大力发展各类社会企业,重点培育旅游上市公司、大型旅游集团公司、大型旅游联合体、旅游互联网综合平台等,充分发挥其作为产品供给者的作用,运用市场规律促进其竞争、发展。同时,旅游产业是一个关联性极强的产业,因此,产业融合既是旅游业发展的趋势,也是旅游业供给侧改革的要求。通过改革,可以联动和整合不同产业,形成新的产业形态和供给侧体系。例如旅游+农业、旅游+工业、旅游+教育、旅游+文化等等,旅游业可依托各种社会资源、与相关产业的供给侧改革对接,逐步形成“旅游产业化、产业旅游化”的格局。

(二)

推进旅游业供给侧改革,要以市场为主导力量,优化供给结构、提高供给效率为核心,开发和打造高质量、多样化的旅游产品,改善和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优化旅游发展环境,提高旅游供给水平和游客满意度,增强中国旅游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旅游业快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一,做加法。补齐短板,扩大要素供给,发展新兴业态,提高增长质量与效益。具体方法是:增加旅游新产品、新业态,丰富和完善旅游产业供给链;拓展旅游新空间,开发新地盘,打造新兴、新型旅游目的地;优化旅游新环境,提升旅游品质,加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培育新型旅游市场主体,大力发展新型社会企业和旅游电商、旅游互联网平台等新型组织,增强竞争力。

第二,做减法。简政放权,清除过剩产能,松绑减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具体办法是:改革各级政府旅游管理体制,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制定和实施积极的财政、金融、税收、土地、投资、人才、区域、环保等政策,减轻旅游企业负担,鼓励旅游企业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产出效应和供给能力。

第三,做乘法。以创新发展理念挖掘发展新动力,培育增长“乘数因子”,以“几何式增长”推动发展。具体办法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以创新促改革,以创新谋发展;实施产业融合战略,大力开展“旅游+”的融合对策,积极支持发展旅游与多种产业的融合,充分释放新产业的供给端活力,以达到乘法效应;实施新技术驱动与平台建设战略,大力开展“互联网+”的联动工程,积极支持发展旅游电商、旅游互联网平台等,用新技术武装旅游产业,为其插上飞翔的翅膀;实施重点突破和单点突破战略,大力开展“国家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国家旅游业综合改革试验区”“国家乡村旅游示范基地”等重大重点工作,同时也大力抓好旅游金融创新、旅游投资创新等单点工程建设,打造旅游品牌,增强竞争力。

第四,做除法。清除旅游产能过剩,扫清前行障碍。具体办法是:制定旅游项目负面清单,严格审批旅游项目,规范旅游企业投资、开发和经营行为;制止破坏性开发和掠夺性开发,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环境,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总之,旅游业供给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做好四则混合运算。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创新驱动来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从而提高有效供给、提升旅游品质,最大限度地满足旅游者不断变化的消费需求,创造旅游经济新的增长点,促进旅游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